

# 寻猪记

上海“四大名猪”保育调查·枫泾猪

1980年枫泾猪种猪多达12.48万头,如今仅存300多头,金山探索建立种质资源合作共享机制



仔猪护理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屠瑜 实习生 陈佳华

说起枫泾猪,尽管它身居上海“四大名猪”之一,但很多人可能并不知晓。但说起枫泾蹄,上海几乎无人不知。枫泾蹄历史上两获国际金奖,用的原材料就是枫泾猪,可以说是枫泾猪成就了枫泾蹄的美名。1980年,枫泾猪种猪多达12.48万头,而如今,枫泾猪仅在金山存300多头生产种猪。要见到它们真容,简直比见明星还难。

## 想吃原味蹄 先养枫泾土猪

### 进猪场 24小时隔离“检疫” 闯三道关洗四次澡

2月18日上午10时,记者来到设置在松江某地的一级隔离点。刚进门就被喷雾消毒30秒,而这只是一个开始。

随后,工作人员对我们进行耳、鼻、衣物、手机采样送检,并消毒所有随身物品。我们被要求沐浴15分钟,从里到外都换上猪场工作服。

在原地等待了4个小时后,我们被告知动物疫病检测结果为阴性,可以前往24公里外的场内隔离点。

在前往隔离点的路上,专车司机刘海军说:“之前暴发非洲猪瘟时,有猪场光是往外运死猪就运了一个星期,饲养员直抹眼泪。”

场内隔离点实际就是上海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金山亭林枫泾种猪场的门卫室。第二次采样检验、沐浴更衣。所有随身物品用臭氧熏蒸2个小时后才还到我们手里。“想进猪场可不简单哦!我来了好几年,都没进过枫泾猪呢。我就知道这猪长得慢!”门卫师傅周吉龙笑着说。

在门卫室有壁虎出没的客房睡了一晚,早起收到第二次实验室检测报告,阴性。但“见面”传说中的枫泾猪,还有第三关要过。

吃完早饭,记者又一次沐浴更衣,终于被允许跨过门卫室和猪场内场之间的铁门。进入猪场生产区前赫然看到一个浴室,再洗了一把澡后,总算“闯关成功”。这时已是19日上午10时。

而这24小时隔离“检疫”,已经是加急后的最快时间。猪场场长杨旭龙说:“这可不是小题大做,一旦染上非洲猪瘟,猪群将全军覆没。我们一定要小心再小心。”从猪场外面回来的员工,一般都要隔离两天。先到一级隔离点,再到二级隔离点,然后才能被送到场内隔离点,足足48小时。住在猪场生活区的员工,一天要洗4次澡,进去两次,出来两次。这里的员工进入工厂,往往一待就是几个月。家离得远的人一年就回去一两次。杨旭龙是江苏南通人,每两个月回去一次,妻子和孩子都在老家。

### 看“猪生” 保育安排井井有条 母猪产崽专人伺候

在杨旭龙的带领下,记者参观了枫泾猪的每一个“猪生节点”。

枫泾猪的生产主要分为五个区域,分别是公猪舍、母猪妊娠舍、产房、保育舍和育肥舍。

公猪舍的雄性枫泾猪强壮活泼,黑紫色毛发根根立起。一见到饲养员,就冲向铁制围栏,硕大的粉色猪鼻卡在栏杆间,直喘着粗气。28只精心挑选的公猪,日常的“工作”就是被采精配种。精液会被恒温保存,再给母猪人工受精。聪明的公猪们在“螺蛳壳里做道场”,进食、睡觉、排泄,干湿分离,绝不搞混,工作人员称之为“三点定位”。

妊娠舍的隔间里,母猪要安静很多。它们刚刚经历了人工配种。每只猪的身份证上都标明了受孕时间和来源。

受孕后约114天,是小猪出生的日子。猪妈妈们会被引到产房生产。母猪集中受精、集中产崽。记者到访的时候,正值生产高峰。饲养员张小贵将猪舍里架起折叠床,日夜守候生产的小猪。万一母猪遭遇难产,需要饲养员人工助产。

产房里,一窝早上刚出生的枫泾猪宝宝,正簇拥在母猪腹部吮吸乳汁。24天后,这些小猪会被带离母猪进入保育舍,最后进入育肥舍饲养。长大后,大多数猪会被宰杀售卖,只有少数会被选作种猪。

杨旭龙介绍,枫泾猪和白猪相比,生长速度慢,喜静,怕冷。生病的话很容易掉膘,恢复也慢,所以培育枫泾猪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作为目前枫泾猪的保种主力,新农猪场从2021年年中开始保种任务。最初引进的48头母猪、12头公猪,不到两年已经扩繁到164头生产母猪、16头生产公猪,后备母猪17头、公猪27头。

### 老专家 历经繁盛感慨没落 优良品种决不能倒

要说现今对枫泾猪感情最深的人,一定是86岁的老专家杨少峰。他为枫泾猪奉献了一生的心血,见证了枫泾猪的繁盛与没落。



枫泾猪欢迎来客 本报记者 屠瑜 实习生 陈佳华 摄

上周,记者在金山区动物疫控中心采访了杨老。虽然饱受听力障碍和帕金森病的困扰,但一谈起枫泾猪,杨老就滔滔不绝。时隔多年,他对枫泾猪的细节如数家珍:“枫泾猪是世界上产崽率最高的猪。我亲眼见过一头枫泾猪产崽33头,最高纪录是42头。枫泾猪分为三类:滑尖型、翁头型和寿字型。有8对以上乳头,像酒盅一样,太细腻了!太漂亮了!”

枫泾是鱼米之乡,自古交通发达。枫泾猪往日的繁盛,源于温和的气候和发达的社会经济基础。杨少峰回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在金山县畜牧兽医站工作时,华东地区最大的生猪交易市场就在枫泾,枫泾猪是非常抢手的品种。当时金山每个乡都有一个种猪场,养的都是枫泾猪。

1980年,枫泾种猪达12.48万头。但是,随着国外瘦肉型种猪大量引进,名闻遐迩的枫泾猪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突然没落了。杨老接受不了:“多好的品种,奄奄一息了。如果真的没有了,我们搞畜牧业的就是犯罪,对不起我们的祖先!”

枫泾猪几乎灭绝,杨少峰认为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体制变化,公私合养后养猪人不再尽心尽责;二是市场变化,枫泾猪含脂量高,出栏慢,养殖业更愿意养洋猪。

“枫泾猪要发展,枫泾猪不能倒!”杨少峰坚定地说,“希望有识之士将枫泾猪作为一个优良地方品种来发展。通过杂交提高猪肉的品质、适口性,满足老百姓对优质猪肉的需求。”

### 守护者 种猪繁育一波三折 基因留存静态保种

金山区动物疫控中心主任卢春光说,“枫泾猪是太湖系猪中的大熊猫。”

“速生”养殖成为行业主流后,地方猪种被大量压缩,包括枫泾猪。到2002年底,金山区种畜场枫泾猪仅存4个家系,79头母猪、7头公猪。经过一番努力,到2017年,枫泾猪核心群数量增加到6个家系,共有120头生产母猪、18头生产公猪,26头后备母猪、12头后备公猪,但规模仍然很小。

相关企业也曾开展过枫泾猪小规模品牌化开发,但受非洲猪瘟冲击不了了之。

“枫泾猪的保护和开发利用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等不得也急不得。”金山区农业农村委养殖业科科长孙志鹏说,近年来,受



枫泾蹄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多种因素影响,产业发展空间越来越小,必须通过政策扶持,为枫泾猪找个“好人家”。2021年,随着实力更强的新农公司加入,枫泾猪的发展又燃起新希望。

“种源相当于农业上的芯片,不能被人卡脖子。”孙志鹏说,金山为枫泾猪保种设置了“双保险”,探索建立“枫泾猪”种质资源合作共享机制,除了两家猪场对枫泾猪进行活体保种外,还与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合作,利用枫泾猪的耳细胞、精液、胚胎等遗传物质开展基因静态保种工作。不过,目前扶持经费还是有限,主要来源于市区两级,相关单位正在积极争取其他层面的资金支持。

### 市场化 黑猪蹄飘香沪上 高端路线迎接检验

枫泾猪皮薄肉嫩,油脂丰厚,口感Q弹,香气十足。美味的枫泾猪何时能从保种阶段走向规模生产,并走上老百姓的餐桌?记者就此采访了沪上蹄蹄老字号上海丁义兴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林星和新农公司董事长杨瑞生。

林星坦承,因为成本和原料供应量的问题,现在的枫泾蹄用的并不是枫泾猪。不过公司正在设计一款“丁义兴黑猪蹄”的高端产品,原材料用的是枫泾猪。林星希望以此来振兴老字号,“产品和包装都设计好了,并参与了2022年上海伴手礼评选。”

杨瑞生介绍,新农公司今年能够出栏商品枫泾猪2000头,2024年将达到5000头,2025年计划出栏10000头,枫泾猪可望逐渐重回市民餐桌。去年,新农公司注册了新品牌“沪满香”,寓意枫泾猪的肉香飘满沪上。杨瑞生说,新农愿为枫泾猪保种作出贡献,也坚信枫泾猪未来会有广阔的商业前景。育种保种、疾病净化是新农的强项,但后续市场化需要花大力气。“不管怎样,只有不断往前走,才会闯出一条新路。”



位于金山亭林的新农种猪场 受访者供图